

经典珍藏版 心言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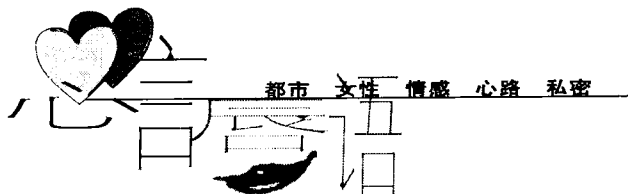
姐姐

哥哥



愚人码头	(1)
浮	(7)
一夜芬芳	(15)
爱在子夜	(18)
紫色唇印	(26)
即便有一千个情敌	(29)
两心知	(35)
丢不掉的迷离	(38)
纯属偶然	(42)
我的爱情输了	(53)
所有的痴情与你有关	(57)
艾玛,我爱你	(64)
夜来香	(68)
黑暗中的手	(73)
情陷“Yesterday”	(75)
非常男女的非常爱情	(83)
香槟玫瑰	(89)
寂寞蝴蝶	(95)





关于爱情的斗争	(98)
我放纵因为我寂寞	(102)
那些恶梦般的日子	(108)
有些爱只能自己咀嚼	(117)
再见 1994 年的青春	(123)
什么也没有发生	(130)
在线情人	(137)
曾经相遇	(141)
网络情缘	(149)
偶像	(155)
雨玲的网上情人	(160)
LAWSON23:45	(163)
以前的女友	(168)
花花公子	(170)
雪色和解	(172)
爱人同志	(175)
今生今世	(181)
戒指	(188)
登记	(190)
九个夜	(193)
逃婚记	(197)
苹果男人	(200)
无花果	(207)

伤口	(212)
流泪掌心	(215)
冰红茶	(219)
记帆中的身体	(222)
发现你不爱我了	(225)
沉醉,不露声色	(228)
狐狸	(230)
猫	(234)
鱼	(236)
帘栊之外	(240)
寂寞人与爱	(245)
情癌	(248)
饥饿的皮肤	(253)
点破尘埃	(256)
爱上白衬衫黑西裤的微笑	(259)
第三者的故事	(262)
七时五十分的爱情	(265)
长街一角	(267)
我在这座城市错过了你	(270)
琥珀——一亿年的忧伤	(274)
雨水打湿了我的世界	(281)
天使的爱	(287)
漂洋过海来看你	(293)



只是梦幻 (299)

爱在深秋 (304)

玫瑰弧线 (310)

浪漫意外 (314)

萦绕的是爱情 (317)

跑得更远 (322)

睡过头 (327)

一段网事 (331)

胜过彩虹 (335)

咖啡杯里的爱情 (340)

昔日“情敌”携手走出爱的盲区 (348)

拒绝红尘 (353)

逃脱错误的婚姻 (357)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361)

向往春天 (368)

宝贝对不起 (372)

在枯败中活出颜色 (377)

当婚姻遭遇第三者 (382)

是“宠物”还是老公? (387)

可以拥有时，我选择放弃；想要继续时，却已经无法再拥有。他是一艘船，去大海里飘逸时，我希望他能靠岸；他终于靠岸时，我才发现我不是他的码头。

愚人码头

他是个属海的男人，和大海仿佛有着宿命般的联系，我和他认识也是在那片并不湛蓝的海水边。

那是个夏日，高考刚结束，面对第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我们5个女孩决定出游，在蓝天碧水间放肆一下被功课过度牵引的心。

我在大世界一带的旅游公司逛了一上午，由于可选择的地方太多，价钱又不一样，于是我反复比较着，犹豫着，一直无法决定。烈日当头，酷暑难耐，在快要中暑前我推门进了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旅游公司，心里已经决定——说什么就是这家了，不再跑了。

我们的团队小得可怜，才8个人，除了我们5个，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小女孩以及惟一的男性——他。他是那女人的表弟，因为姐夫临时有事，为了不浪费这个名额，正闲暇在家的他被唤同游。

不知为什么，我们到达的海滨浴场格外冷清，寥寥数人，像是专门为我们开设的，心情也随着空旷起来。他很安静，一个人坐在遮阳伞下看着别人疯玩，好像在看一部没有剧情的

真爱有多爱



风光片。他有着漂亮的大眼睛，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深邃。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一副云淡风清的神情。我们是怎么搭上话的，我已经忘记了，但依然记得当时的话题是美洲杯足球赛。我惊讶于他谈话时的热忱，全然没了刚才的淡漠，他惊讶于我——一个女孩子对足球的熟悉和热爱。就这样，他抛开了家人，我抛开了朋友，两个陌生人坐在陌生的海滩，却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天南海北地聊着，直到涨潮，海水淹没了我的脚丫，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起身离开。

在回来的船上，我们被安排在三等舱的一个房间，大家在热闹地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在，于是借口房间太热出去透透气，鬼使神差般地，我径直往船头走去，仿佛知道他一定在那里。

船头人很多，可惜没找到他，我有点失望，正当嘲笑缘分，身后传来那个令人期待的男声：“哎，找什么呢？”“找我需要的空气。”我回头对他嫣然一笑。

我们站在船头的甲板上，迎着海风，那略略咸湿的空气此刻显得无限清新。我知道了在他生长的那个城市能看见大海，从小他就爱大海，现在他是海员——一份能长久跟自己的所爱在一起的职业。他也知道了我即将进入象牙塔圆我的英语梦。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却谈得那么投机，这个和我全然不同的男子顷刻间揭起了我平淡生活中渴望爱情的隐秘。

快到岸了，看着船渐渐靠近码头，我心里居然隐隐作痛——就这样结束了吗？也许这仅仅是场美丽的邂逅。没想到他说：“留个地址给我吧，我们可以通信，继续聊我们喜欢的阿根廷队。”一时间找不到纸和笔，情急之下我只能用眉笔写在餐巾纸上，他也歪歪扭扭地在纸巾上留下一串数字交给

我。我们交换纸巾的瞬间，我看见他清澈坦白的大眼睛洋溢着快乐和期待的目光，我知道我的爱情开始了。

以后，我们开始通信。他经常出海，几乎每天都写信给我，然后到了一个港口就把信一起寄掉。所以我总是一次收到很多信，每次都盖有不同国家的邮戳。整个大学时期，读那些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是我最大的享受，那些纸片里记录了这个漂泊的男人细腻的感情，他的快乐、他的忧伤、他的理想、他的希望，还有他的思念……我不可遏制地想他，想看到他的字，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人。

他会在信里写清楚某天某时，他将到达某港口，然后利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总是守在电话机旁，他的声音如期而至，遥远却很清晰。像这样5分钟、10分钟的电话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奢侈了，而我从来就很满足。在这样的花样年华享受着如此恬淡甚至有些可怜的爱情，我没有想过放弃，但同样没有想过未来。

他很难得回来，有时即使上岸也只有半天的时间，还没等吃晚饭就又要上船，我们见了面就在校园里走走，但时间总是走得比我们快，每次都觉得话没说几句时间就到了。只有大三那年暑假，正巧他不用出海，有三个月的长假，我们几乎每天见面，逛了很多以前从未走过的街道，吃了很多以前从未听说的美味，玩了很多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公主般幸福，但夜色降临依依惜别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像灰姑娘。12点一过所有美好都成昨日黄花，他终于要回到他最爱的大海的怀抱，想到这里总有股说不出的落寞，而第二天见到他，那些落寞都在瞬间烟消云散了，周而复始，这个悠长假期里我们挥霍着爱情。



心语

临走的前一天，他陪我到影楼取相册，那时流行个人写真集，我用打工的全部积蓄玩了一把。他指着那张在摄影师百般唆使下拍的婚纱照，说：“像个新娘子，很漂亮。”影楼小姐暧昧地看了我们俩一眼，我感到脸上在发烧。

回家时候，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路旁的音像店里传来孟庭苇轻柔婉转的歌声——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他突然转过头，认真地对我说：“冬季到上海来看你。”是啊，下次见面将是半年以后，明天，眼前这个真切的男人就要离开我，继续他的漂泊。泪水伴着细雨滑过我的脸颊流到他的胸口。

他又上船了，我怅然若失地坐在窗口，仿佛听到远方的汽笛声，这船离岸了。

“今天怎么不出去了？”妈妈的话打破了我的思绪。

“没什么事，就不出去了呀。”我装作若无其事。

“说吧，他是谁？我看见你们了。”

我惊讶地看着妈妈，心里慌乱极了，只好如实招来。说到他只有大专文凭，妈妈锁了锁眉头，说到他是外地人，妈妈瞪大了眼睛，说他是海员，妈妈嘴里蹦出两个字——不行。从那天起，我和他之间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了。

他依然来信，依然快乐地写着生活中的点滴，依然每次都告诉我他多么想念我。而我，渐渐觉得他那单一的海员生活不再给我当初的新鲜感，那些绵绵情话如同他的人一样虚无飘渺，想起妈妈的话——嫁给海员等于嫁给空虚，我不想你受苦。我时常问自己，我到底爱他爱到愿意嫁给空虚的程度了吗？却永远都没有答案。曾经打趣地问过他：“不做海员行吗？”他说：“离开大海，我还能干什么呢？”

他注定属于大海，注定喜欢一成不变的海员生活，我注定要投降于妈妈的教诲，注定要离开他。我写了封短信给他：

“如果你一辈子是海员，我至多只能成为一辈子爱你的人，而不是爱人。我不想嫁给漂泊，也不想伤妈妈的心。现实很残酷，看来我们只能结束了，原谅我的选择。”

信寄出去一个多月，不见任何动静，我想也许就这样了吧。妈妈虽然高兴于我的选择，但看见我整天都郁郁寡欢的样子很担心，所以今天我说要和朋友们吃火锅庆祝毕业时，她要我玩得开心点。

和同学吃完火锅又去唱卡拉OK，唱到那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时，我泣不成声，这段被我亲手掐断的缘分让我怀念。朋友们都以为我喝多了，好端端的歌被我糟蹋成那样，谁都不知道我在为那份沉甸甸的诺言流泪。

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了，打开门，我发现地上有张纸。天啊，是他的字迹，他来过这儿！

“今天刚上岸就收到你的信，心急火燎地赶来，你妈妈说你不在，看上去她真地很不喜欢我。于是我找到你好朋友的家里，她妈妈说你们到浦东蓝村路吃火锅去了，我再赶到浦东，几十家火锅店，我挨家找了两遍都没找到。天很黑了，我只能坐在你家弄堂口，可是你迟迟没出现，是故意躲着我还是我们真地有缘无分？快12点了，船马上要起航，我又要开始另一段航程，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我后悔自己回来这么晚，也许见了面，我能把他留住，他能说服我坚持，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之后的日子，他像蒸发了一样，我想我是忘记他了。可是今年春节整理书桌时看见抽屉底下那张写着他电话的纸巾，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如果他不是海员该多好！事隔两年，我仍然对这份遗憾难以释怀，于是写了张新年贺卡



给他，寄到他的家乡。像《情书》中渡边博子写给天堂里的藤井树一样，不求有回应，只想问一声好。

没想到他会来电话，他说他以为我不再愿意搭理他，然后又像以前那样在电话的那头快乐地讲述这些年的变故，他说他已经不是海员而是商人了。我突然有种绝处逢生的痛快，庆幸自己的勇敢出击，现在，也许还来得及。我们又像多年前在那陌生的海滩上聊天一样，彼此感觉很熟悉。

最后他说：“见面聊吧。”我爽快地答应，心里充满了甜蜜，像初恋的小女孩一般脸上泛着红晕。

“晚上7点，‘冰火缘’四楼，我女朋友已经订了位子，带你男朋友一起来吧。”他说。

我愣住了，无语凝噎。

“喂，怎么了？”

“没，没什么……”

我是怎样语无伦次地推脱了这场约会的，现在已经忘记了，只知道挂了电话，我趴在床上哭了很久。

可以拥有时，我选择放弃；想要继续时，却已经无法再拥有。他是一般船，在大海里飘摇时，我希望他能靠岸；他终于靠岸时，我才发现我不是他的码头。

5年以来，我怀里一直揣着一只恶猫，直至刚才，它挠破了我的心。一跃而走。恶猫走了，在胸口留下空洞。那些恩恩怨怨，化成一缕青烟，飘散在充满咖啡香的空气中。

浮

我爱足她7年。

她在某一夜，却背叛了我。

最不幸的是，这一夜的不贞，让我从头到尾都知道了。当我面上带着冷笑，眼中放着毒箭，心中却紧抱着一团刺，镇定如常地吐出那个男人名字的时候，她眼睛惊恐地尖叫着，这眼神似一粒子弹，狠狠结果了我的心。

我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七窍火热，手握紧了手心，却仿佛握着别的什么东西。

她哀怨地哭，九分是吓的，一分好像是后悔，不停恳求我的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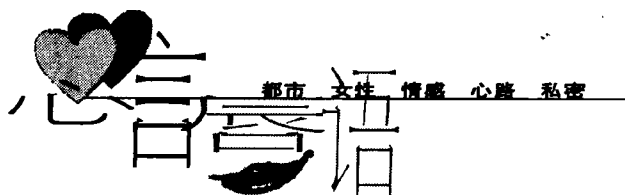
这个小笨蛋，她真该大踏步向前，扇我一掌，然后警告我休得胡说。偏偏她没有。

我在我们那温馨前卫又颇宽敞的小巢里打转，狠狠踹所有可以踹得到的东西。

然后，我看见了那缸鱼。那是她除了我之外最爱的东西。当然，现在她已不再爱我。那些鱼仍旧气定神闲，在水里吐着泡泡散步。她曾经说她来生想做条鱼。

真爱有多爱





太好了，我狠狠一扫，砸了鱼缸，看水流满地，看玻璃缸分成几瓣，看来生的她在地毯上啾啾挣扎，奄奄一息。她心痛地看着，不敢来抢救，直至那些鱼死透了，她才怯怯地去收尸。玻璃划破了她的手指，她不敢声张，她受宠发威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气咻咻地看着她忍痛收拾完了一切。我发现自己疲惫不堪，随时会晕倒。心里也虚脱了，这局面怎么收拾才好。

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我肆意地蛮横，我说一不二，我对家中一切事都可以做主。

她低伏悲戚，看我脸色行事，手脚异常勤快，一副做牛做马，毫无怨言的姿态。晚上，她睡沙发。

她晚上也睡不好，轻轻地翻身，有时哭，有时叹息。有一回，我打开灯，掀开她被子。

“这都怪你！”我声嘶力竭，估计第二天会有邻居向物业管理处投诉。

她没反驳我，只是瑟瑟地蜷着，木着一张脸。真真恨死她。真想揍她……好男人不该打老婆，扪心自问，我真是好男人。

一心一意爱着她，七年如一日。从恋爱至今，从未爱过别的任何女人。我能赚会花，将家安顿在高级公寓里，平日生活也知情识趣。不过，是不是好男人这不重要了。有一回，她蹲在厨房里拾什么东西，我朝她背上踢了一脚，踢到的时候，脚上收住了一半的劲，不过，她还是“哎哟”了一声，她没问什么，我可以随便打她踢她，想必，她已有心理准备。不过，这一脚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快感，只觉自己卑鄙。

她一味忍着，看得出她真有悔意，想同我重新修好，但我与她都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们已越划越远。

有一天，她期期艾艾地对我说：“如果你能原谅我，我们就好好过，如果不能，那……就离了吧。”

我怔了数秒，一下子没明白她的话，然后我“哈”地笑了一声，又“哈哈”笑了三声，似武侠小说中魔头一般痴狂。

她向我提出离婚了！

她该唯唯诺诺，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我的宣判而不该主动向我提什么要求。

拖死她！让她这一辈子都为这一夜付出代价，谁让她毁了 my 的幸福！我收住笑，冷冷看她遂又奸奸地冷笑。

她苍白而憔悴，双眸漆黑，含着愁苦。装！若是真的也是活该！怨恨达到巅峰，我坐倒在沙发里。啊，这里每一件家什都是我与她精心挑选的。啊，真是令人心如刀绞。曾经一切是如何美满，现在只剩支离破碎的两个人。

散了算了。否则大概会闹出人命的。我的神经与她的神经远不如想像中坚强，会崩溃的，或迟或早。我悲凉地望住墙，悲凉地笑。然后听到自己在说：“好的，离婚，好的。”

我不知如何安顿自己心中的那缕悲哀，悻悻出了门，狠狠地喝醉了，喝醉了，摸着墙，回到家，吐在地毯上，睡死过去。她将我扶至床，擦洗干净。

第二天我醒来，满屋阳光，一盆花开了一支浅粉色的。她却走了。

我知道她走了，空气中虽然还留着淡淡的气息。可能橱里还挂着她的衣物，桌上还放着她准备好的醒酒的菜。可我知道她已走了，带着她同样也悲哀着的心。

上述这一切都是五年前发生的事了。

我每天工作足 14 小时，一周工作足 6 天。偶然的娱乐是和几位老友搓通宵麻将。手气颇佳，引来输家的微词，我装着



不在意。

直至有一日，好友林直当众说了则笑话——说天堂有这么个规矩，根据各人在人间对配偶的忠贞程度来配给交通工具。某人数十年如一日，对心爱的妻子忠贞不二，他得到了一辆豪华跑车，当他驾着豪华跑车在天堂兜风时，蓦地瞅见他那心爱的妻子，只骑着一辆只有在马戏团才见过的独轮车。

另两人中，一人使劲朝林直使眼色，另一人仍不知不觉，跟着嘿嘿傻笑。直到林直自己明白过来，才蓦地收住口。一时不知所措，只得胡乱拣一张麻将牌打出来。我伸手一把抓住林直的手腕，林直误以为我要揍他，忙用另一只手挡在面前。

我背上一层细冷冷的冷汗，哭笑不得，又怨气冲天。吐刀子一般，一字一顿对林直道：“这、张、牌、出、冲、了。”

林直的脸阴晴不定，喝了口啤酒，喃喃道：“我是不结婚的，结婚可真要命。不结不结，咱不结。”

我一挥牌，走人。

母亲几乎每周来我公寓一次，想必是来定期打理。但发现我这单身公寓，远比她想像中来得整洁，禁不住疑心我带了女子回来，忍啊忍地，终于对我道：“如果敲定了，就带回来让我和你爸爸也见见。”

我一时不知她在说什么，待明白过来，也唏嘘父母的忧心。父亲更绝，有一回他故作若无其事，偏又紧张地结结巴巴，对我道：“怀溪，如果你还是觉得川川好，跟，跟她谈谈，破、破镜重圆嘛。”老人家在说“破”的时候特别紧张，一口唾沫星子，我还以为他急了啐我一口。

我没有同川川联络过。我知道她父母住哪儿，也知道她公司地址，但我没同她联络过。茫茫人海，五年中，我想总有

一回会同她不期而遇，我想像过无数次同她再会的情形，每每想来，总令我眼眶酸痛。

不过，没有。

我没有能与她不期而遇。

正如许多事，如果你不期，就永不再遇。

生活中也不是没有别的女子。离过婚的男子，并没招来过多的歧视。瞿佳是我的行政助理，一个品貌皆佳的适龄女子。三年前，她的男友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她也曾扑在我怀中哭泣，我拥住她，无限呵护。真诚地为她难过，细心照料她的情绪，一种真心付出但却不涉及那种感情的感情。但不多久，瞿佳的友情开始变质了。她在暧昧昧昧的时间段致电给我，总问我吃过饭了没有，我怕她赶来为我做饭，总说吃过了，并表示吃了许多，十分饱，令她错觉我胃口很好。她给我极多关心，令我胆战心惊，林直不以为然：“小瞿？不错呀！你也该第二春了。”他不明白，我心里川川的那个四季，没走完。

姐姐有一次对我说：“啊呀！你猜我遇到谁？”

我心怦地一跳，遂怦怦乱跳，故作冷淡：“谁呀？”

“没怎么变，头发剪短了。”姐姐说。

“说谁呀。”我背转身，努力维持平和，五年过去了，极想重逢而未能重逢，一颗心已沉至底，偏又有了波动，依稀记得，人还是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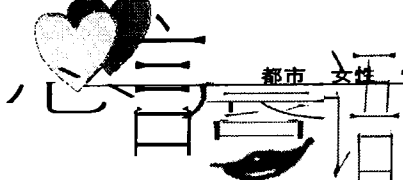
“川川。”姐姐没心没肺，不以为然。“还有谁？在香樟园，礼拜六下午总坐在那里，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她一个人？”我开始翻阅一本世界名著。

“我只看见她一个人坐着。”姐姐道，“到底人大了，稳得不得了……”

姐姐后面说了些什么，文学大师写了些什么，我都没知





觉。五年了，川川，那开过粉色花的早晨，那屋子里的阳光。就在脑海的某个角落定格了。积了尘，不忍拂。

淡淡的表情，佯装偶然，静静走过去。她若抬头，我就微笑点头示意，她若没有抬头，那就看看她，继续走过去，就看看她。

阳光很好的一个午后，我几乎怀着寞落走进香樟园，突然想起了那缸白白丧命的鱼。老远，我就望见她，她轻轻抬眼，就望见了我们。

前尘与往事。

她眼中有些慌张，又浮上一层雾，浸湿了瞳。该有些感怀的。五年，不短的日子。

黑色毛衣，牛仔裤。以前是人见人爱的洋娃娃，现在蓦然消瘦，下巴尖尖，变得十分精致。岁月磨砺了她，从身形至气质，居然异常动人。面前香甜的牛奶已换成了咖啡。

“等人？”我问。

她摇摇头

我便落座在她跟前，也要了杯咖啡。

5年以来，我怀里一直揣着一只恶猫，直至刚才，它挠破了我的心，一跃而走。恶猫走了，在胸口留下空洞。那些恩怨，化一缕青烟，飘散在充满咖啡香的空气中。

宽容的结果是解脱与空虚，连仇恨也没有了。所以我迟迟没有选择。

“过得怎样？”她问。

“一塌糊涂。”我老实回答。

“这没什么，我也是。”她向我举举咖啡杯，有些调皮，有些感怀。

我突然看见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指环，便有些不自然。